

各国对于心理学之贡献

〔英〕竺来佛

有人说，心理学是一个极旧的学问，但是一个极幼稚的科学。这句话实在不错。从初有人类思想以来，吾人内心状况早已惹人注意思索。但是到很近的时代，人家才拿心理当作一种科学研究。关于科学的心理学之发展，西方各国都各有所贡献，而且各国的贡献大半都各有各的特点。

科学的心理学可以说是从洛克的《论人的知解力》（Locke; *Essay o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起。这不是说洛克是第一个人用纯粹科学精神来考窍事例。如果就这方面说，在洛克前几世纪已有许多忠实的学者倡之于先了。意大利庞彭腊齐（Pomponazzi Pietro, 1516）和西班牙路多维科·维甫（Ludovico Visves, 1540）是很显著的。但是从洛克以后，心理学知识才逐渐固定，才逐渐扩充，才逐渐具科学的形式，才有继续的发展。而且现在心理学的重要趋势差不多都可溯源到洛克。洛克以前，进步之迹虽然还可以东边找出一段，西边找出一段，然而总不免残缺零碎，不易扒梳。因此我们姑且把洛克当作近代心理学的始祖。

从洛克本身到洛克以后，心理学之进行，差不多有两条很分

明很相反的路途。这两条路到今日才相交会。照洛克说，吾人知识源泉总不外乎两种：一为知觉，一为思维。换句话说，一从外感 (outer sense)，一从内感 (inner sense)，因偏重一方面，于是心理学遂划而为二；极端行为派与极端内省派因之以起。在德国思想界，沃尔夫 (Wolff 1699—1754) 尝认明这两种学派。沃尔夫是第一个人用莎拷逻辑 (psychology) 一个字名心理科学，他把心理学分为两部分：一为经验心理学，一为理智心理学。后来理智心理学遂成为德国派的特色。至于英法意三国则以受洛克的影响，而经验心理学遂蔚为正宗。

我们还应当回溯一步。沃尔夫心理学和通常德国派心理学，与其谓直接受洛克的影响，不如谓为受莱布尼兹 (Leibnitz, 1646—1716) 的反动的影响。莱氏影响之重要，不过仅让洛克一步。莱氏为洛克心理学的批评者而非赞助者。其批评洛克，不仅想调和经验理智两派，而且引人注意内心生活之重要。洛克对于此点盖阙如。至莱氏倡之，内心生活之重要才为世所公认。就中尤以心的自然流动与无意识的现象两点为极有着重之价值。不过莱氏所用的手续，象后来他的一般德国门徒一样，大半是演绎的，不是归纳的，是理智的，不是经验的。

上述两派心理学的趋势，分别本极清楚合理，我们如果想明白心理学的嬗进程历，似乎以就两种倾向分途研究为上策。可惜这种办法实际上很难应用，因为这两派虽是泾渭分流，而时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赅括说起，在德国呢，莱布尼兹和理智派的心理学占优势，在英法两国呢，洛克和经验派心理学占优势。但是同时我们要记得，主张实验主义最早的特通司 (Tetens, 1736—1807) 属于德国派；近代实验心理学也是发源于德国。同时又有苏格兰派，一方面采取洛克的方法和观点，一方面又从休谟的

经验主义走到理智派心理学那边去了。观此，我们最好拿两派趋势的历史背景及演进次第，双管齐下的研究。

在英国承洛克之绪的有贝克莱 (Berkley, 1684—1753) 与休谟 (Hume, 1711—1776)。贝氏《新视觉论》(Essay on a New Theory of Vision, 1709)，还是一本重要的心理学名著，一半因贝氏的文章，一半因为此书最精采处在对于空间之视觉经验 (visual experience of space) 有极精审的分析。贝氏更著名的《人类知识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1710) 对于哲学家固极重要，而对心理学，则因缘较浅。对于科学的心理学最关宏旨的则为休谟的《论人性》(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无论就哲学说，还是就心理学说，这本书在欧洲思想中都要算是一个大工程。他在欧洲无论那一国都发生极大的影响。从他的极端经验主义 (radical empiricism) 生了两派极重要的心理学：一为英国的联想派，一为法国的感觉派。

联想主义 (associationism) 想把观念联络来解释一切心理作用。观念联络在内心界差不多和地心吸力在物质界具同等功能了。联想主义在休谟书中已略具端倪。不过在休谟以前，已有人着重联想的现象了。到哈特莱 (Hartley, 1705—1757) 才把极复杂的意识内容与历程分析为简单的感觉。感觉与感觉相联络，是生意识。就自成一家说 哈氏的《人类观察》(Observation on Man, 1749) 一书简直是联想主义的起点。哈氏还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很早的作者，能把科学术语纳内心现象于完善的系统记载。他也曾见到脑质质动与造成心理全体之感觉原素相起伏。就这一点说，哈氏是一个生理的心理学者。后者普利斯特列 (J. Priestley, 1733—1804) 和意越斯马斯·达尔文 (Erasmns Darwin, 1701—1802) 二氏；不过把哈氏学说中之唯物方面扩充了一下。

法国的感觉主义 (sensationalism) 导源于孔狄亚克 (Condillac, 1715—1780)。孔氏之学，得之于洛克者多，得之于休谟者少。洛克以为知识源泉全在内感 (inner sense) 孔狄亚克则推翻此说。象初期的联想派学者一样，孔氏把意识现象都析成感觉。他以为复杂的意识内容能由简单的外来的感觉砌成。譬如石像，假使能生感觉器官，定能象人一样有意识。这种学说原与联想主义根本不相背驰，后来到了拉美特利 (La Mettrie)、狄德罗 (Diderot)、爱尔维修 (Helvétius)、霍尔巴赫 (Holbach) 诸人手上就变成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生理上自动主义 (automatism) 了。统观全局，感觉派运动的重要结果为使唯物观的心理学与蒸蒸日上的自然科学渐相密切附丽。瑞士自然科学家邦列德 (C. Bonnet, 1720—1793) 一方面虽似哈特莱，不以思想与脑筋变化为一物，而一方面又承认心理与脑筋生理关系密切，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思想运动 (感觉主义) 里面的。法国卡巴尼斯 (Cabanis, 1757—1808)、德斯德 (Destutt Tracy, 1754—1836) 都是赞助这个运动的，就是著名的法国心理学者弥恩德比元 (Maine de Biran, 1766—1821) 在他的早年著作中亦倾向感觉主义。

休谟之后五十年中，生理的心理学发达颇速，在法国尤盛。然除德国以外，势力最大而蔚为正宗者，则为苏格兰派。此派心理学几乎完全根据内省，视内感比外感尤重。集此派之大成为李德 (T. Reid, 1710—1796) 与斯透瓦德 (D. Stewart, 1753—1828)。先是英国伦理学者如舍夫茨别利 (Shaftesbury) 勃特诺 (Butler) 诸人也和此派接近。此派心理学之特长在能内察心理变化之历程而一一描写之，精审周至。总而言之，苏格兰派心理学为纯粹的内省心理学。

苏格兰派心理学者原先大半都是哲学家。他们研究心理，分

析心的历程，用意在求一个可以建筑他们的哲学系统的基础。他们的手续和德国学者的手续恰巧相反。德国学者都想从哲学系统中抽绎出一种心理学。后来法国内省心理学盛行，其原因与苏格兰派之盛行相类似。传苏格兰派心理学于法国者为罗耀考腊（Royercollord, 1762—1843）。这个时候，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响正烈，所以内省派心理学乘之而入。库扇（Cousin, 1729—1896）和尤福饶（Jovffroy, 1796—1842）都是这个运动的代表；而尤福饶反对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唯物主义，更趋极端。

在意大利，格腊皮（Galluppi, 1770—1848）和苏伯替（Rosmini-Serbati, 1797—1855）二人也极力排斥唯物主义。他们较之苏格兰派学者，哲学家的成分比心理学家的成分更大。唯物主义受他们的著作大打击，至十九世纪中叶，唯物的感觉主义遂不复为正宗了。

在英国呢，联想派心理学壁垒仍甚坚固。穆勒父子（James Mill, 1773—1836; J.S. Mill, 1806—1873）、伯恩（A. Bain, 1818—1903）和斯宾塞都是联想派的后起之秀。联想主义纯为英国产，其在近代心理学上影响之大，差不多和穆勒斯宾塞诸人的声望成比例。这几个人的学说和孔狄亚克及感觉派的，甚至于和哈特莱（Hartley）、普利斯特列（Priestley）的，都很不相同，他们视心理的分析远重于生理的研究。这种心理分析的学问与英国联想主义因缘极深，英国学者之有大造于近代心理学者，亦端在此。后起的联想派学者对于生物学和生理学者很有贡献。斯宾塞就是一个著例。伯恩（Bain）除为联想主义代表者以外，还在1876年创办一个杂志，叫做《心理》（The Mind）。即此一端，已足不朽。

在德国呢，流行的心理学实产自本土。其中理智过于经验，

演绎过于归纳。较之感觉主义与联想主义，都相去颇远。但是这派心理学虽偏重玄想，所含的哲学成分比科学成分多，然而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实大半导源于德国学者。赫尔巴特 (Herbart, 1776—1841)、叔本华 (Schopenhauer, 1788—1860) 和布让特罗 (Brantano) 三人可为著例。赫氏首先应用心理学于教育学。此后教育的心理学遂独成一派。赫氏又尝应用数学的方法和公式于心理学。即此一端，已足跻赫氏于科学的心理学之始祖。叔本华排斥理智派心理学，倡明意志与无意识现象之重要。前者盖无人注意及无意识，叔本华实为先河，他的功绩到今日才渐食其赐咧。布让特罗虽生在近代，而其主张则甚旧。他维护内省法颇出力，尝把意识区分为若干最后的形态 (ultimate mode) 他的判断论 (theory of judgment) 也很著名。

在科学史中，我们现代的特点，一在能应用各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井井有条；一在能把科学的理论实际两方面的范围逐渐扩充。在现代中，有所谓“新心理学”者出现。不过新心理学是从旧心理学脱胎，不是和旧心理学隔膜的。新心理学之所以能存立，当归功于两个运动。一为物理学与化学的方法之改善，一为根据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勃兴。术语之发展，精细的数量的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 之实施，先由物理化学开其始，以后即推用之于科学全体。这是第一个运动的影响。其次则生理学——尤其重要的神经系统生理学——之进步，原为科学方法术语进步之结果，后来也直接影响到心理学。

科学方法的影响可以从实验心理学看出。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实验心理学大半起源于德国，惕通 (Tetens) 开其始，赫尔巴特从理论上证其要，而真正先驱者则当推菲齐诺 (Fechner, 1801—1887) 下此则冯特 (Wundt) 也几和菲氏齐名，菲氏对于实验心

理学的重要贡献为他所叫的“心物学”(psycho-physics),心物学大致包含感觉和辨别力的研究。菲氏所用的方法到现在还可利赖,冯特在1879年首创心理实验室于莱布兹。从此以后冯氏为科学的心理学之泰斗者几三十年。在美国呢,心理学的实验方面——如菲齐诺、冯特及其门徒所经营的——极为学者所专心致志,而实验范围在彼邦也推广了不少,英国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者要推哥尔通(J. Galton, 1822—1911),哥氏所实验者为可觉性与印象各种问题。法国比纳(Binet, 1857—1911)对于实验运动亦颇有贡献。

狭的实验心理学一变而为广的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美国心理学者应居首功,此方面发展路径很多。现在且把重要的略说一下。闵斯特堡(Munsterburg)、卡特儿(Cattell)、桑戴克(Thorndike)、惠普尔(Whipple)、伍德沃思(Woodworth)、浩宁沃思(Hollingworth)、托曼(Teuman)、约克斯(Jerkees)诸人可为美国代表。德国暮曼(Meuman)、法国比纳(Binet)、英国波特(Bunt)所成就的更重要。暮曼研究的范围极广,而比纳、波特两氏则以心理测验著名。

近代生理学与生物学之勃兴,对于心理学影响也很大,最可惊异的就是脑筋生理学乃脱胎于久束高阁之骨相学(phrenology),这个冒牌的科学起初发生于脑筋功用分野问题,Locaiatiou倡导的人为高尔(Gall, 1758—1828)。高尔的心理学在当时已极粗疏,不过他对于解剖学还要算是第一流学者。他把心当作各种不相关属的机能(faculties)之总和。而脑则为心之器官,为诸独立器官之交汇处。因此他主张各种机能在脑筋中都有相当的部位。所以智力性格可于脑中司各机能的部分之发展度数观之,而各部分发展度数又可于头盖的形状推测之。此种学说就

应用之于骨相术言之其于生理学史之关系本浅。然机能部位说则给十九世纪生理学实验和研究以无数刺激。赞助骨相学者为高尔 (Gall)、司泼含 (Spurghein) 和柯门 (Combe), 而骨相学之生命亦仅与此数人之名相终始。高尔不懂心理学, 而柯门又不懂生理学。所以真正进步不始于骨相学而始于生理学。福老荣 (Flourens, 1794—1876) 首先反对骨相学, 他自以为能以实验证明脑筋以全脑司职责 (cerebrum functions as a whole), 这个见解颇盛行, 至 1870 年福芮齐 (Fritsch) 与赫慈格 (Hitzig) 始据其研究结果而推翻此说, 1872 年奥国梅诺 (Meynert) 发见脑膜上发动域 (projection area) 和联想域 (association area) 迥为二物, 与福列骨格 (Flechaig) 早先研究胎生学所得结果恰相符合, 脑筋以全体司职责之说, 更不可靠了。

神经系统具感受发动两个不同的性质, 贝尔 (Sir Charles Bell) 在 1821 年首倡其说, 而梅焉地 (Majendil) 复于 1828 年说明一番, 从此神经系统之研究遂另辟一新纪元, 福老荣 (Flourens) 倡反射动作的研究, 马协豪 (Marshaus) 和廖诺 (J. Muller) 衍其绪。至十九世纪中叶, 反射动作遂为争论的焦点, 神经原素的知识因此也逐渐扩充。杰克逊 (H. Jackson) 发见高等中枢与下等中枢的分别及其关系, 神经素说 (neuron theory) 发源于神经纤维质的研究, 瓦诺 (Waller)、高季 (Golgi)、克耶尔 (Caial) 诸人便以新法扩充之。到了现代, 薛连敦 (Shernington) 的成就更卓越前人了。观以上所提及的人物, 可知英法德意西班牙各国都曾参与这个运动。不过这个运动, 关于生理学者多, 关于心理学者少, 介乎生理心理之中者则有疲倦 (fatigue) 恐惧 (fear) 诸问题的研究。疲倦与恐惧两问题都引起许多重要的著作, 而恐惧问题尤关重要。法越 (Fere)、浪 (Cavae)、詹姆斯 (James)、巴夫罗夫 (Pav-

lov)、恺能(Cannon)诸人对于情绪之工作,即始于研究恐惧,赫德(Head)与来孚氏(Riveis)对于皮肤有两种感觉性的发见,也介乎生理心理两科之中间。

变态心理学(psychopathology)虽晚出,然为心理科学极重要的新领土,这门学问之成立要归功于法国心理学者,象般含(Burnheim)、来波尔(Leibault)、夏柯(Charcot)、法越(Fere)、耶讷(Janet)、杜马(Dumas)、考列(Cone)、比纳(Binet)诸人,可为著例。此外如德国克列普宁(Klaepelin)、意大利谭布芮尼(Tamburini)、谭兹(Tangi)也各有贡献,上列诸人对于变态心理的知识增加固多,而于心理的医治方法发明不少,他们对于催眠术也用心研究过,不过催眠术的倡导人为爱丁堡的白莱德(J. Braid),维也纳的弗洛伊德(Frend)、勃洛尔(Breuer)和苏黎世的荣格(Jung)诸君之学说出现以后,变态心理学运动遂集中于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变态心理学的旁支有犯罪心理学。此学发源于郎白柔梭(Lombroso)。意大利圣多桑克提(Sante De Sanctis)、法国毕纳、西门、美国歌达德(Goddard)诸人对于低能的研究,也颇有大有造于犯罪心理学,关于此学的著作现已极丰富,从事于此学者,各国都有人。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新生物学的影响几乎与神经生理学的影响并驾齐驱。动物心理学遂日引人考究,人类心理学亦因之而受影响,今日动物心理学者已超过法保(Fabre)、吕伯克(Jetbock)、罗曼(Romanes)诸先驱者万倍,因为实验方法现日臻完善有条理的缘故。毛根(L. Morgan)在此域所成就极大。近来美国又更进一步设立专门实验室了,洛布(Loeb)、詹宁斯(Jonnings)、桑戴(Thorndike)、约克司(Yersrkes)、瓦德生(Watson)五人之功,

尤伟。洛布与詹宁思都专研究下等动物，其他三人都研究高等动物。在美国动物心理学运动的结果乃产生一种新心理学派，叫做行为主义 (behaviourism)，此派心理学者纯以用诸动物心理学的客观方法施之于人类心理学。彼辈不唯排斥内省法，就是内省心理学所沿用的名词也一概束之高阁。

严义的生物的心理学的发源于“遗传由于种族的记忆”(heredity as race memory) 一问题之研究。反对达尔文赞成赖马克的勃特诺 (S. Butler) 要算是先驱者，跻勃特诺的学说于科学的位置者为西门 (Simon)，跻勃特诺的学说于心理学的位置者为芮那罗 (Rignano)。

当此种种新发展之中，心理学之他一方面——内心说，内省心理学——的命运何如？内省心理学还有强有力的维护者。英国华德 (Ward)、斯陶德 (Stout)，美国铁庆诺 (Titchner)、来德 (Ladd)。包尔文 (Baldwin) 是最显著的。心理学从洛克以后理智经验两派相离日远。果否有新心理学出而沟通之，现在还是疑问。麦独孤 (McDougall) 就是以沟通两派自任的，总而言之，观以上所述，可知最后战争之敌手必为内省主义与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或终占胜利焉。

译者附识 竺来佛此文载意大利出版之《国际科学汇报》(Scientia, Vol. XXX I, N. CXX I X-8)。原为英文 附有法译文。其叙述洛克以后经验理智两派心理学之源流颇简赅而明了。因略校旧译以献之《学灯》。

十二年六月吴淞中国公学

载1923年7月3日至4日《时事新报·学灯》

歌德评《最后的晚餐》

〔德〕歌德

译者说明《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画家雷阿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杰作。他作这幅画时画稿构思的情形可以从当时小说家班戴洛(Bandello)的一段记载里看得出。他说,“我常看他清早就来,瞟着他爬上画梯,从日出到日落,废饮忘食,却不着一笔,日落后乃一气挥扫,不稍停留。他有时两天三天或四天都不着一笔,但是每天都要花一两点钟在这画稿前默想,拿画中人物翻来覆去的斟酌比较,有时我见他在酷热的夏午,偶然高兴起来,立刻就离开他在雕骑士像的旧宫匆忙跑到圣马利亚寺,爬上画梯,提起笔来在那些人物上面画一笔或两笔,然后又回头来跑开。”

据画史路华莎里(Vasari)说,当时圣马利亚寺长老见他尝整天站在画前呆想不着一笔,嫌他贪懒,跑去陈诉他的荐主米兰侯。米兰侯转告他,他大怒,向米兰侯说,“大画家作画都要先经许久的意匠经营,到动手时一切就已车成马就了。我还差两个头,一个是耶稣的,在人间很难寻得模型,一个是叛徒犹大的,我想不出一个合式的面孔表示他的奸险。如

果长老嫌我费功夫，我就借用他的面孔做犹太的模型了。”
长老不愿他那副尊容负着叛逆的名声传到后世，以后再不敢催促雷阿那多了。

大家都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犹大，后来卖了他，勾通犹太长官捕捉他，把他钉上十字架死了。在被捕之前，耶稣和十二门徒在一块晚餐，从容的向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将来要卖我。”这是《最后的晚餐》的由来。

雷阿那多的《最后的晚餐》是用油彩画的。那时油彩才初兴，难免有许多手续上的欠缺，而圣马利亚寺又落在米兰城的洼下地方，湿气甚重。原画逐渐蚀落，后来又经许多庸手增改，现在我们已不能再窥原迹了。我们现在研究《最后的晚餐》，只有两种材料可根据，一是诸家临本，一是雷阿那多自己的稿本。临本甚多，歌德所据的是 Bossi 的手笔（1807）。稿本现存于英国温德所宫者有《犹大》和《腓力》两像，经鉴别家认为真迹。

这篇评论是从 Noehden 英译本重译出来的。Noehden 在德国居住颇久，和歌德是朋友，译文经歌德自己看过的，译本 1821 年出版，现已绝版。原文较长，大部分述本画剥蚀的经过及诸家临本的历史。兹只译批评一段。歌德是一位绝大的艺术天才，这段批评 W. Pater 在《文艺复兴》中推为诸家评论中最精采的。从这寥寥千余字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雷阿那多的杰作的神髓，一方面又能见出一位大文学家的批评方法。

歌德的评语

《最后的晚餐》是在米兰圣马利亚寺壁上画的。读者如果把 Morghen 的印本摆在面前，就可以明白下文关于此画全体及各部的评语。

画所在的地方应先注意，因为作者的灵心妙运在这里最易见出。那间屋原来是僧众的食堂，所以最适宜的画题莫过于百世之下令人追念起敬的《最后的晚餐》。

几年前我游意大利时，看见那间食堂还未毁坏。长老的席沿着后壁朝进口门摆着，左右两旁摆的是僧众的席。这些席座都比平地高一级。游人进门之后，转过头来可以看见第四面墙壁进口门之上画着一张第四席，席上坐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好象在陪着寺内僧众一块儿进膳。在进膳时，长老仿佛与耶稣对席，而僧众则侍坐两旁，这种景致是很能引起遐思的。因此，作者就用寺僧的席做模型，也是意中之事，席布和它的摺痕，条纹，所绣的人物以及两隅的结扣也是借僧院的席布为蓝本，连杯盘器皿也许是模仿僧院所固有的。

因此，他无须取材于荒古渺茫的习俗。在这种地方，这班圣洁的座客不宜坐在褥上，应该和在座僧众一致。耶稣是要在黑衣派僧众中间庆贺他的最后晚餐。

这幅画还另有几点动人的地方。画中十三人离地面十尺许，每人都有原身一半大，总共占了横二十八尺的地位。只有坐在桌子两头的两个人见出全身，其余都是半身。只要画半身实是一种便宜，通常可表现性格的部分只是上身，足部往往成为赘疣。作者在这里画了十一个半身像，腿膝被席布遮住，脚在阴影中也分辨

不出来。

你设身处地，想象这寺院食堂是怎样幽雅，你就会惊赞作者的本领。他能使他的作品中现出强烈的情感和活泼的生气，既妙肖自然而同时又和实在环境相反称。他藉以感动那班安静的座客们的是救世主的“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一句话。这句话一说出，座客立表惊恐。他低头俯视，他的全身姿态，手和臂的动作，一切都似乎在复述那句预言，座客的静默仿佛也暗认他说中了：“真的，真的，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我们来分析作者灌输生气到作品的方法。秘诀在手的动作。这个秘诀懂得最清楚的要推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国里，浑身都是活动，心一有所感触，有所思考，肢肢节节都把它表现出来了。只把手略微移动一下，意大利人就表现出这些意思；“我不管！”“来！”“这是一个流氓！”“小心防着他！”“哼，叫 he 到阴司去！”“这话对呀！”“请听我说！”

雷阿那多对于一切特征，观感都异样灵敏，这个特殊的国俗自然也逃不开他的慧眼。在这幅画中尤其容易见出这一点，我们须用心鉴赏。画中姿态和动作都配得极匀称，各部分彼此相谐和，而同时又各有特点，不落单调。

在耶稣左右的人物可以分成三人一组，每组自成一整体，而间时却与全局相呼应。

耶稣右手是约翰、犹大和彼得。彼得最远，听到耶稣的话，慌忙站起来，他本是一个性急的人。犹大坐在他前面，吓倒了，伏在桌上抬起头望着，右手紧握钱袋，左手发出不由自主的颤动，好象说：“什么？有什么事体？”彼得用左手抓住约翰的右肩，约翰转过身来向他，他指着耶稣，好象请这位特被宠爱的门徒（约翰）问耶稣究竟谁是叛徒。他右手捉着切肉的刀，无意中

把刀柄砸了犹太，犹太象受惊吓，腰向前一倾，把盐盒撞倒了。这个姿势画得惟妙惟肖。这一组在全画中最先构成，最为完善。

耶稣右手诸门徒所表的情节似乎含有马上就要惩报的意味，左手诸门徒表现于一种对于奸险的恐怖和憎恶。大雅各吓得把身体向后一倾，张开两肘，低头呆视，好象一个人听到一件可怕的事体就觉得亲眼看到一般的神气。多马站在他的背后，走到耶稣面前，把右手的食指举起与额相平。这组中第三人腓力尤其有趣。他站起来，身体微向耶稣前倾，用双手指着心，好象用清脆声音说：“救世主，不是我，你知道的，你看透我的纯洁的心，不是我！”

这一边最后三个人又给一种新材料让我们玩味。他们正在谈刚才听到的恶消息。马太很性急似的转头向左边两位同座，同时很快的伸双手向耶稣一指。这个姿势就把左边两组贯串成一气了。达太又惊讶，又猜疑，把左手背摆在桌面，平起右掌作击左掌的姿势。这个姿势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例如一个人遇到不期然而然的事时，心里要说：“我不是向你说过吗！我老早就有些疑心！”西门很严肃的坐在桌子左端，全身都现出来。他在门徒中年纪最大，所以穿着长袍。他的面貌和姿势表现他心里虽然也很着急，却没有怎样惊恐。

如果我们转眼向桌子右端，就看见巴多罗买站在右脚上，左脚交在后面，身体向前倾，双手支在桌上。他好象在静听耶稣如何回答约翰，请约翰发问是从这边起的。小雅各靠近他的后面，把左手摆在彼得的肩上，如同彼得自己的手摆在约翰的肩上。但是小雅各的面色很和婉，好象只要解决这一种疑问，而彼得却带有惩报的神气，彼得的手伸在犹太的背后，小雅各的手也伸在安得烈的背后。安得烈是圈中一个最惹注目的人物，两肘平举，两

掌张开，表现惊惧的神气。惊惧的神气在这幅画中只见过这一次，而在天才和思考力较薄弱的作品中就不免重复而又重复了。

《最后的晚餐》中人物的位置：（自左至右）

- 1 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 2 .小雅各 (James the Younger)
- 3 .安得烈 (Andrew)
- 4 .彼得 (Peter)
- 5 .犹大 (Judas)
- 9 .约翰 (John)
- 7 .耶稣 (Jeseus)
- 8 .大雅各 (James the Elder)
- 9 .多马 (Thomas)
- 10 .腓力 (Philip)
- 11 .马太 (Matthew)
- 12 .达太 (Thaddaeus)
- 13 .西门 (Simon)

载《中学生》第3期，1930年3月。

艺术是什么

〔意〕克罗齐

美学的辩证法：从错误中寻出真理

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用诙谐的口吻回答说（这并不是无意味的诙谐）：艺术就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么一件东西。我们如果对于艺术毫无所知，就决不能发出这个疑问，因为一切疑问对于所问事件都已含有若干知识，而该事件在为疑问对象时就已露出若干意义让我们知解了。我们常常听到一般不以哲学为事业的“门外汉”们，不欢喜理论的艺术家们以至于愚夫愚妇所发的关于艺术的批评和议论往往很深切中肯。这件事实就可以证明问艺术为何物者对于艺术已有若干知解了。自大的哲学家往往自夸“发明”了艺术的本质，如果我们摘些普通言论给他看，让他知道所自夸为“发明”的道理已经为旁人道过，他也许觉得赧颜。

如果哲学家真以为自己的学说是一种新发明的奇光异彩，与人类思想全体绝不相侔，他也理应赧颜：但是他仍然可以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艺术是什么”一个问题（象其他一切哲学上关于实在的问题一样，或者说宽泛一点，象一切关于知识的问题一